

乌斯浑河记忆

■ 焦凡洪

红色记忆

位于黑龙江省林口县的乌斯浑河，长度只有141公里，但它与牡丹江、松花江、黑龙江等三大水系相连。在满语里，“乌斯浑”意为“凶狠的河流”，因为它在雨季水源丰沛，水流湍急。

由于乌斯浑河流不长，很快注入牡丹江，当地老百姓习惯把这条河称作江。1938年，8名抗联女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，在打光子弹后，手挽手走向波涛汹涌的乌斯浑河，谱写了“八女投江”的壮烈篇章。人们由此把乌斯浑河称作“英雄之河”。

1933年3月，杨化烽出生在离乌斯浑河不远的江东村。黑土黝黝，林木苍苍，这里原本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。夏天，孩子们经常到河沟抓鱼；冬天，在野地上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滑冰爬犁。

可自从村头插上“膏药旗”，孩子们再也不敢出来玩耍。日本鬼子对老百姓的压榨变本加厉，愈加疯狂。他们在江东村周围筑起6座碉堡，在村西不远处修建兵营，到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

杨化烽自懂事起，大人们便给他讲东北抗联打日本鬼子的故事，8名女战士投江牺牲的壮举深深印刻在他的童年记忆中。

一天晚上，杨化烽家里来了3名抗联战士，他们穿着和老百姓一样的衣服，打着绑腿，扎着武装带，背着枪。父亲杨万金与抗联战士在屋里悄悄说话。夜深了，父亲要留抗联战士在家住，但他们不肯，怕给老百姓带来麻烦。

杨化烽问父亲：“这么晚了，他们去哪里住呀？”

父亲回道：“山里。”

杨化烽说：“他们不害怕吗？山里有狼！”

父亲说：“他们就是打狼的！”

隔了几天，抗联官兵伏击了日军一个巡逻队，消灭了10多个日本鬼子。

日军恼羞成怒，在当地推行“合村并屯”的政策，到处拆院杖子（用木板搭建的篱笆墙），烧房子。

1942年秋的一天上午，9岁的杨化烽跟着母亲去菜地摘菜。突然，母亲发现家中草房着火，拉起杨化烽就往回跑。看到日本鬼子正在院里放火，母亲急了，哭喊着往屋里冲，想抢些粮食出

来。这时，一个鬼子抡起枪托朝她头上砸去，她顿时栽倒在地。

杨化烽被吓哭了，要跑过去救母亲，被一个邻居死死地搂在怀里：“孩子，不能过去。他们连你也会杀。”

房屋变成废墟，日本鬼子走了。在外面干活的杨万金跑回家时，血泊中的妻子已没了气息……

杨万金搭起一个马架子，与杨化烽一起艰难生活。

1944年4月的一个上午，杨万金牵着牛去地里干活。到了中午，杨化烽只看到牛回来了，父亲却不见踪影。知情的乡亲告诉杨化烽：“鬼子抓劳工带走20多人，你爹也被抓走了。”

杨化烽焦急地盼望着父亲早点回家。下午，一辆牛车把父亲拉了回来，杨化烽看到父亲浑身是血，手脚已不能动。

原来，日军把劳工抓去后进行训话。一个鬼子问杨万金：“你是哪国人？”杨万金说：“中国人！”鬼子连打他几个耳光。一个伪满汉奸说：“杨万金，你要说是满洲国人。”杨万金倔强地说：“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！”一群鬼子围上来毒打杨万金，最后把他扔在路边。一位村民赶着牛车路过，便把杨万金拉回了村。

10多天后，杨万金离世。他对杨化烽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树有根，人有志。你长大……要报仇。”这一年，杨化烽11岁。

父母先后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，年少的杨化烽悲痛欲绝。望着村子周围那一座座碉堡，他决心参加抗联，把这些“乌龟壳”全部炸掉。

二

失去父母的杨化烽，投靠嫁到本村的姐姐。姐姐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，他要去给富户人家放牛放马，讨口饭吃。

杨化烽去河沟饮牛饮马，常望着乌斯浑河的方向出神：“抗联的大哥哥、大姐姐，你们在哪里？”

“水满大江的时候，抗联队伍就回来了。”村里一些老人理解杨化烽这个苦孩子的心思，对他说：“我们报仇的日子就要到了，小鬼子的命长不了。”

1945年夏天，乌斯浑河水上涨得又快又猛。8月上旬的一天早上，抗联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抵达江东村，战士扛着枪，军马拉着炮。后续赶到的还有苏联红军部队。他们联手向日寇发起猛烈攻

击，不到半天时间，就攻克村周围的日军碉堡，消灭了村西兵营的鬼子。

战斗结束后，杨化烽从姐姐家背起一捆干草，跑到抗联支队的驻地帮着喂马。部队搭起一个个帐篷，在这里认识了抗联支队的张队长和王翻译。

10多匹军马每天消耗的草料多，杨化烽便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联系马草。乡亲们听说是抗联部队需要，都表示无偿支援，可抗联的同志坚持按斤数付款。

张队长了解到杨化烽的身世，让他吃住在营地。杨化烽照料军马尽心尽力，白天饮马遛马、铡马草、拌马料，半夜还给马“加夜餐”。

干部战士都关心杨化烽，就餐时，给他先盛饭、多盛饭；睡觉时，给他铺好军毯，怕他受凉。一次干活时，他的手划破了，军医马上给他上药、包扎。杨化烽感到，在这支队伍里，感觉真像冬天睡火炕——热乎乎的。

王翻译的老家在本地，杨化烽与他最亲近。杨化烽对王翻译说：“我要当兵，跟着你们去打鬼子！”

王翻译高兴地说：“你这个小老乡有志气。你才12岁，年龄小，按常理部队不能收，但你有特殊情况，我给张队长说说看。”

张队长立刻同意，找杨化烽谈话：“小杨，鉴于你的特殊情况，根据你的特殊表现，我们批准你入伍，成为一名抗联战士。参加了革命队伍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

杨化烽激动地说：“我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管我饭就行。”

张队长笑着苦涩地说：“咱们部队官兵一致，我吃什么，你吃什么。咱还要给头脑增加营养，要学文化、学理论，保证打胜仗！”

这天再去饮马时，杨化烽掬一捧水含在嘴里：这水真甜……

三

抗联部队没有统一制式的军服。张队长特意安排，将一套成人灰布衣服给杨化烽改制成军装，发给他一支卡宾枪，让他做通讯员的工作。

王翻译语重心长地对杨化烽说：“你现在是革命战士，要懂得革命道理。我们抗联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要听党的话。我们打鬼子，是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，要像8名投江的女烈士那样，打仗勇敢不怕死，还要熟练掌握手中武器，学好军事技术。”杨化烽把王翻译的话牢记

在心里。

张队长的警卫员教杨化烽射击、刺杀和手榴弹投掷等军事技术，并告诉他当通讯员要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。杨化烽认真学去做。比如，他注意倾听辨析来自各地干部战士的不同口音和讲话特点，防止在传达上级指示时出现差错；晚上睡觉前要进行再“武装”，把绑腿打好、衣服鞋子穿好，将枪插在怀里，做到睡觉时遇有情况，立刻行动。

抗联支队接着要攻打日军另一个据点。这个据点距江东村20多里路，中间隔着一座山，部队原计划绕行通过。杨化烽想，这么多人马还有武器装备，绕行时间太长。他找到张队长说：“这山上有一条路可以直接插过去，我放马时走过。通常可以走牛车，只要我们带上锹镐工具，在路窄的地方修一修，汽车大炮都能过去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张队长说，“别看你年龄小，打仗聪明肯动脑。”

张队长派人和杨化烽侦察后，决定穿山路直捣日军巢穴。

这天清早，杨化烽在前面带路，部队快速越过山谷将日军据点包围，全歼这股鬼子。

抗联官兵乘胜追击，打响解放林口县的战斗。

枪炮怒吼，硝烟滚滚。一个老兵把杨化烽带到一条沟里，让他卧倒：“你不要动，哪里也不要动。待战斗结束，你打扫战场。”老兵边说边向前冲去。

杨化烽明白，老兵和战友们在保护他。枪声大作，杀声震天。看护物资、救护伤员的同时，杨化烽从壕沟里探出头一看，战士们正与敌人拼命厮杀。突然，他发现一个负伤趴在地上的鬼子在垂死挣扎，正摸起枪向一名战友瞄准。这时，杨化烽不顾老兵嘱咐，一跃而起，扣动扳机，把仇恨的子弹向鬼子射去。

林口县解放了，牡丹江地区解放了。我党从关内派来一批干部进行建立地方政权和土改的工作，杨化烽担任林口县于县长的通讯员。

后来，杨化烽又从乌斯浑河畔出发，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多次立功受奖。

奔腾的河水铭记战斗岁月，红色的血脉传承民族精神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如今住在辽宁省军区沈阳第13离职干部休养所的杨化烽深情地说：“我12岁参加革命，转战南北，见过很多大江大河，但我最牵挂乌斯浑河。它一直在我的心中流淌……”

文化视界

闽浙沿海的街巷深处，常飘荡着一种独特的烤饼香气。孩童们捧着铜钱状的烤饼，蹦蹦跳跳地穿梭其间；老人们就着一壶壶清茶，悠悠地细嚼着时光。这一枚枚金黄的烤饼，便是“光饼”，其中藏着山河古老的气息。

《福州百科全书》这样描述光饼：“扁圆形，大若小碟，色焦黄，味芬芳。细嚼，甜咸适中，唇齿留香。”远离故土的作家冰心，曾念念不忘：“我有半个世纪没有吃到又脆又香的光饼了。”这朴素之味，穿越浩渺时光，在游子心头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。

清代施鸿保《闽杂记》揭示了光饼的不凡来历：“光饼，戚南塘平寇时，制以备军行路食者。后人因其名继光，遂以称之。今闽中各处皆有，大如番钱，中开一孔，可以贯绳。”

明嘉靖年间，戚家军的铠甲在闽东海岸线泛起寒光，令寇惊心胆战，然而粮秣霉烂的难题却如阴云般压在戚继光心头。沿海地区天气潮湿，军粮容易发霉变质，且米饭制作时间较长，阻滞了迅疾如风的抗倭之师。戚继光思索着解决之道，山东红头火药的制法如一道灵光，在军帐中被点化成战时的智慧。于是，面粉与盐巴在营帐中交融，仿佛揉进齐鲁大地的坚韧与闽海的壮阔。当第一炉烤饼在火炉中泛起金黄，东南沿海的缕缕炊烟仿佛化作传讯的烽燧，百姓陆续将一炉炉烤饼塞在戚家军将士手中。这饼中的孔洞，不仅可以串联烤饼，为行军中就餐提供便利，更似一只只深情的眼睛，凝视着前方征途。

戚继光一直在军中“倡忠义之理”，对国家尽忠、对百姓尽义。他教导官兵要体念百姓养兵之艰苦，从情感上启发官兵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、自觉遵守军纪，时常接济遭受倭寇侵袭的百姓。长沙（位于今浙江省温岭市城南镇）之战时，为了不伤害被倭寇囚禁的百姓，他还规定禁妄杀、禁火攻，最后成功救出1200多名被虏百姓。百姓箪食壶浆以迎戚家军，岂是无由？那饼中深嵌的，是民心永恒的温热。为感念戚继光，百姓把这种烤饼叫作“光饼”。后来，百姓又改盐为糖，做出形状比光饼大一些的饼，称为“征东饼”。

1936年，郁达夫来到福州参与抗战，曾数次登临于山，瞻仰戚公祠，凭吊戚继光。在一首诗中他写道：“四百年来陵谷变，而今麦饼尚称‘光’。”在另一首词中他慷慨抒怀：“有几个，如今，炉火依旧通红，光饼依然脆香。街巷深处蒸腾而起的饼香，如奔涌的潮水，一遍遍漫过时间的滩涂，叩响历史的记忆之门。那坚不可摧的万里山河，其根脉，就安稳地栖息在百姓灶膛间这滚烫的烤饼里。

饼香里的山河

■ 李仲 谢孟昆

公成就，丰功伟烈。拔剑光寒倭寇胆，拨云手指天心月。至于今，遗债纪征东，民怀切。”

岁月流转，光饼在山海间已生出万千风味。建瓯的光饼，葱肉或芝麻肉深嵌，咸香隽永；福清的光饼，周身密裹芝麻，愈嚼愈醇厚；更有内藏梅干菜和海鲜馅料的，咬开便见人间丰饶烟火……最古朴者当属福安光饼，形制硬朗，却内蕴柔肠，其面焦黄，其底酥脆，内里松软。牙口不济者以水徐徐化之，竟真能于温软之中，辨出当年铁血军营里行军干粮的质朴本味。外形与口感不论如何演变，光饼所承载的情感没有变。那一段金戈铁马的历史，早已烘烤成可以咀嚼、可以传承的日常篇章。

如今，炉火依旧通红，光饼依然脆香。街巷深处蒸腾而起的饼香，如奔涌的潮水，一遍遍漫过时间的滩涂，叩响历史的记忆之门。那坚不可摧的万里山河，其根脉，就安稳地栖息在百姓灶膛间这滚烫的烤饼里。

致敬军旅

■ 虞秋生

军旅点滴

快到八一建军节。此时此刻，我们这些当过兵的人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曾经的军旅生涯，回想起那段挥洒热血的青春岁月。

1976年，我从浙江省瑞安县（今瑞安市）应征入伍。刚到部队，我们穿的是没有红领章的军装，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军事素质达标后，缀上红领章和红五星，才称得上是一名真正的士兵。

西北的初春，气温还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，寒风凛冽，滴水成冰。新兵训练一开始，我的双手就被冻得红红的，手背肿得像馒头，两只耳朵不经意间被冻伤。作为南方人，吃不惯面食，常常饿着肚子参加训练，实在熬不住，就跑到军人服务社买点饼干充饥。单双杠练习、3000米越野跑、投掷手榴弹……面对极为严格的新训，我的身体和心理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
千难万难，只要坚持，一切不难。我不怕吃苦，以坚韧的毅力顺利通过17个训练科目考核。入伍41天后，军装终于缀上“三点红”——衣领上两片红领章、军帽上一枚红五星。

绿军装，红领章，精神抖擞气轩昂。当空军地勤战士，维护好飞机设备，保证飞机随时遂行任务，是我应尽的义务。穿上“四个兜”，在基层和机关几度易岗，我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用业绩为军装添彩增光。

1976年7月28日凌晨，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大地震。当时，我恰好跟随飞机转场训练夜宿唐山。因住在部队

营区平房，地震来袭时，有一位战友上厕所，发现情况后叫醒了大家，撤离了住所。

因通信中断，需要我们用飞机送人进京报告灾情。动用军机，须经上级同意，大地震后机场跑道是否符合飞行要求，也需要现场察看。机组一边用无线电设备向上级请示，一边察看跑道并做起飞准备。

当天8点26分，飞机在没有塔台指挥的条件下升空飞往北京。起飞过程中，我明显感觉机身抖动得厉害，从舷窗向外看，跑道轻度凹凸并伴有小裂缝。飞行中，我目不转睛盯着无线电设备，以确保空地联络畅通。一个多小时后，飞机安全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。下午，飞机返回唐山。事后，上级给我们机组记集体二等功1次。

1977年7月16日，我再次跟随飞机转场训练，这次是复杂气象条件科目训练。当天，飞机由山东某机场飞往湖北某机场。下午3点，飞机飞临目标机场上空时，暴雨如注，能见度低于50米。飞机3次绕飞，始终看不见机场跑道。此时，机上油料即将耗尽，如不尽快落地，将会导致机毁人亡。在紧急关头，为保护国家财产，机组人员集体商定飞机在机场周边稻田迫降。当飞机距离地面高度90米时，突然发现了跑道，最终在跑道的边缘安全着陆。

在西北大漠度过21个春秋，1997年12月，我转业到地方工作。虽然脱下军装，但部队赋予我优良的作风、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，一直伴随着我战胜人生道路上一个又一个困难。致敬军旅，致敬青春。一次选择，一生无悔。

为战而备

周树龙篆刻

为战而备

周树龙篆刻

为战而备

周树龙篆刻

出屋门，去院子里透气。月光下，父亲的身影缓缓靠近，他粗糙的手掌轻轻拍我的头，声音尽显温柔：“傻孩子，别多想。”那一瞬间，所有的情绪翻涌，化作沉默。

第二天晌午，父亲躺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打盹，我发现他的头发有些凌乱。“头发这么长，也不修理？”我随口一问。

“忙，顾不上。”父亲笑着敷衍。母亲悄悄告诉我：“你爸嫌理发店太贵，舍不得花钱。”我这才留意到墙上的日历，上面记的买菜开支精确到角。父亲身上那件蓝衬衫，袖口磨得发白，还舍不得换。

我突然想起，行李箱里有一套在部队给战友理发的工具，便说：“爸，我在部队学过理发，手艺不比理发店差。”父亲有些不好意思，终究招架不住我的劝说，起身在院子竹椅上坐下。

理发推子启动的嗡嗡声里，碎发簌簌落在围布上。我的指尖触碰到父亲的发茬，干涩粗糙。推子掠过耳际，银丝如雪飘落，后颈新生的白发让我心生酸楚。

父亲突然笑了起来：“还记得你小时候，我用家里的剪刀给你剪头发，手抖得厉害，把你的头发剪成了‘狗啃头’。你哭了好几天，不肯出门……”听着父亲讲着童年趣事，我却高兴不起来。

理完发，父亲对着镜子笑得很灿烂：“比村口老张的手艺还好！”得到父亲的肯定，我的眼眶湿湿的。

给父亲洗头时，他转身拿出染发剂，说：“染一染，显精神。”看着父亲弯着腰熟练调配染料的模样，我突然想起他把我举过头顶的日子。染料暂时盖住岁月的痕迹，父亲佝偻的身躯不再笔挺。

归队那天，父亲坚持送我到车站。站台上，他反复帮我整理衣领。列车缓缓启动，我透过车窗回望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，却在我心里印刻得越来越深。

在军营，每当训练疲惫、工作压力大时，我会想起父亲脚上的疤痕、头上的白发，还有在车站渐渐模糊的身影。这些温暖的记忆，化作坚实的力量，伴我一路向前。

当晚，母亲道出真相。原来去年暴雨倾盆，家中屋顶被冲垮，父亲爬上屋顶整修。在搬运杂物时，他的脚被一把生锈的镰刀划出大口子，鲜血直流，最后缝了整整8针。父亲在一旁不高声地说：“让你不要说这些事，非要提它干吗？”

父亲的伤，像根刺扎在我心头。我走

一瓣心香

父爱深深

■ 杨仰优

探亲回家，父亲非要到车站接我。我刚走到出站口，就看见他站着，在人群中努力张望。见到我时，父亲立刻笑着上前，一把接过我沉甸甸的背囊扛在肩上。

回家路上，父亲走路的姿态总透着一股不自然，右脚落地时轻轻点着，像怕踩到什么似的。我想问，却被他一路上家长里短的唠叨堵了回去。

推开斑驳木门，熟悉的饭香扑面而来。堂屋八仙桌上摆满了我爱吃的菜，母亲系着蓝布围裙，笑盈盈地往我碗里夹红烧肉。父亲一直把右脚藏在桌下，身子不自然地往后靠着椅背。直到他起身去厨房添汤，裤脚扬起，脚踝处蜈蚣般的疤痕赫然入目。

我追到厨房，见父亲费力地往灶台添柴。“爸，你的脚……”我的话未说完，他已慌忙拉下裤脚，镇定道：“老寒腿的毛病犯了，贴两片膏药就好。”可那疤痕的模样，分明不是老寒腿能留下的。

当晚，母亲道出真相。原来去年暴雨倾盆，家中屋顶被冲垮，父亲爬上屋顶整修。在搬运杂物时，他的脚被一把生锈的镰刀划出大口子，鲜血直流，最后缝了整整8针。父亲在一旁不高声地说：“让你不要说这些事，非要提它干吗？”

父亲的伤，像根刺扎在我心头。我走



青山无限好(中国画)

杨文军作



兴武强基



周树龙刻